寻亲，寻“根”！

■郑 林

在一个民族的发展图谱上，英雄永远是最闪亮的精神坐标。

去年6月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今日头条及多家媒体单位，共同发起了一项名为“寻找革命烈士后人”的公益计划，旨在依托今日头条的“头条寻人”平台，搭建起一座信息桥梁，用技术手段为烈士寻找失散的后人。

随着计划的深入，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开始加入到这项公益行动中来。截至目前，他们已经成功为223名烈士找到后人，许多感人至深的寻亲故事也就此涌现。

——编 者

本版图片由**谢超宇**提供
制图：**张 锐**

54岁的陈军，自儿时起，无数次想象过爷爷的样貌。

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河凤桥村，陈军老家三楼一间还未完全粉刷好的房间里，摆着一幅黑白相片。准确地说，它甚至不是一张相片，而是一幅翻拍的素描画像。画像中的人物，是陈军的爷爷：陈自岗烈士。

陈自岗，男，1910年6月出生，河南省商城县人，红四军独立一团团长，1933年在四川省大石山牺牲。

在那个年代牺牲，陈自岗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。在此后的80多年里，家人一直不知道安葬他的具体位置。寻找，没有方向，但从未停止。

一

陈军最早知道爷爷是位烈士时，还在上小学。那时，少先队要填家庭成员信息表。填到爷爷那一栏的时候，他将目光投向了父亲陈家生。

陈家生默然摇头。父亲离家时，他尚是襁褓中的婴儿。

商城县是革命老区。1929年，商城县暴发著名的立夏节起义，组建了河南省第一支革命武装队伍——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。

陈自岗也在此时加入革命队伍。1932年10月，陈自岗随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家乡，1932年12月西进转战川陕，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，期间参加了反“三路”“六路”围攻，并任红四军独立团团长。

1933底，陈自岗在大石山作战中牺牲，牺牲时年仅23岁。当时他为了拿下大石山，率独立团奋勇作战，但迟迟未能攻下。眼看前面几个营都要打光了，作为团长，他率领队伍向山顶发起猛攻，仅用两小时就攻下了阵地。在陈自岗下山的途中，死人堆里突然冒出个气息未绝的国民党军官，从背后开枪击中了他。

这些故事，都是父亲听村里一位已经故去的红军营长说的。这位营长和陈自岗一路同行，前往四川。他目睹了陈自岗烈士的牺牲经过，并亲手将他安葬。

因年代久远，这位营长的具体名字已被遗忘，只知其外号叫“陈毛匠”。参军之前，是村里的篾匠。

红三十二师转战川陕后，白色恐怖席卷商南。在河凤桥这一片，好几位红军家属都惨遭迫害。反动派试图通过村里的一位乡绅查找陈自岗的儿子。幸好，这位乡绅比较开明，他说：“你们找的这个人不在我们这了。”

为了躲避迫害，陈军的奶奶将陈家生过继给了街上的一户人家，自己外出讨饭。没过多久，陈家生又被送到河西山区一户姓郑的人家。解放以后，陈家生又由陈自岗的婶娘抚养，俩人相依为命。“东一家、西一家拉扯大。”

1935年左右，这位营长在长征途中负伤，回到了家乡商城。他找到了陈自岗的家人，讲述了这些故事。解放以后，陈家生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四川，在一块水田边上的枪套中找到了陈自岗的烈士证明，但并没有找到父亲确切的埋葬地点。

二

2019年1月7日。

一场大雪过后，气温骤然降到零度以下。在河凤桥村的老家，陈家生坐在火炉旁边取暖，低着头像是睡着了。一只小猫围着火炉在玩耍。

他90岁了。三四年前，因为被电动车碰了，行动能力基本丧失，生活靠着儿女照顾。

女儿叫醒父亲，贴在耳边询问有关爷爷陈自岗的事情。他听懂了，但喃喃地说。“我记不得了，说不出来了。”一连说了好几遍，语速是老年人特有的缓慢。

时间一点一滴无情地侵蚀着记忆。

苦难的现实让他对找到父亲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。“在外面牺牲那么多人，哪里能找到，在什么地方找呢？”

不过，陈军注意到，每年清明节祭祖的时候，父亲的情绪总会有些失落。

找不到陈自岗烈士，意味着陈家的“根”一直不知该安放于何处。陈家祖坟上，目前安葬的是抚养陈家生长大的那位婶娘。一位非直系的亲属。

“我们这有个习俗，每年清明节和中元节，要给亲人上坟，不知道爷爷在哪，烧纸的时候只能喊着他的名字。”他们喊着陈自岗的名字，对着四川的方向，遥遥祭拜。

“能找到在哪，不是更好吗。”随着年纪增大，父亲也会含蓄地表达寻找的意愿，但是他无能为力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了子女身上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陈军开始在书上了解红四方面军的历史，试图寻找爷爷的蛛丝马迹。而线索，基本为零。

互联网兴起以后，陈军在网上找到了红四方面军英名录。他在英名录的第480页，翻到了爷爷的名字。“一页一页去翻”。不过，这些消息和烈士证明证书基本一致。

这些零散的信息，不足以找到爷爷。

时间悄无声息。陈军的心里也不时泛起一丝绝望。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网上没有更多的消息。他明白，记忆在模糊，情感也在淡化，机会只在他这代人了。

三

2018年7月14日。

晚上，陈军躺在床上，习惯性打开手机浏览新闻，他被一条消息吸引了。

这条题为“烈士亲属您在哪儿？8位河南信阳籍红军烈士葬在四川，静待家人”的弹窗消息，整理了8位埋葬在四川的河南信阳籍红军烈士的个人信息。

他点开消息，第一位红军烈士名叫陈秀坤，第二位红军烈士叫“陈自刚”。

这个名字，像一颗神奇的石子，在陈军的心中激荡出一圈大过一圈的涟漪，他立即让爱人过来帮忙确认。

“这条推送里提到了一个名字和我爷爷很像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”

陈军的爱人有些疑惑地接过手机，看了看消息，觉得“应该是”。

爱人认为这是心有灵犀。“不然怎么能这么巧翻到了呢。”消息标题甚至没有陈自岗烈士的名字。

陈军不停翻看着消息，他的心里有些疑惑亟待解开。因为信息存在出入，消息里的烈士名叫陈自刚，在大面山牺牲，而他的爷爷名叫陈自岗，在大石山牺牲。两处均有一字之差。

他激动地睡不着了。这天晚上，陈军一直忙到午夜。他迫不及待地想和项目组取得联系，他拨打了热线电话，但无人接听。他又发送了邮件。“我想确认下是不是我爷爷啊。”

次日上午11时许，项目组的工作人员回拨了电话，通过烈士陵园方面的核实，证实了“陈自刚”就是陈军的爷爷陈自岗。

陈军把消息分享到了家庭群。

犹如在黑暗中见到一丝光明，犹如落水后真的出现了浮板。这个33人的“陈氏大家庭”交流群，刹那间沸腾了。

四

2018年7月28日。

陈军和家人从信阳出发，乘坐高铁到武汉，转机前往四川成都，然后又经历了6个多小时中巴车的长途颠簸，辗转来到位于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。

一路上，陈军在想像着，当年爷爷跟随部队，靠着双脚徒步来到这里所历经的艰难险阻。

在陵园工作人员的引导下，他们来到了墓园，三排的独立墓碑，多是团级以上的红军干部。陈自岗烈士的墓在第一排。

见到墓碑，80年的思念，一下子喷涌而出。陈军兄弟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嚎啕大哭。

“爷爷，我们终于找到您了，孙子们来看您了，以后我们还会过来。”

“您儿子腿不行，来不了。”

陈军兄弟，跪在墓前，向爷爷哭诉。

眼泪是一场跨越时空的、生者与逝者的对话。墓碑上沉寂的文字，此刻，鲜活了起来。有血有肉。

陈军的大哥给墓碑擦了擦。这双亲人的手，拂去了80多年的尘土和孤寂。

祭奠完爷爷以后，陈军兄弟又给商城籍的红军烈士磕头叩拜。“这些红军烈士，在我爷爷边上，他们互相照顾。”

临别之前，陈家兄弟又给爷爷磕了3个头，并从爷爷的墓前，取了一抔土。“爷爷，我们带您回家！”

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纪念馆里，陈军第一次见到了爷爷的素描画像。“很像，尤其是脑门，我父亲从侧面看得话，和画像里面一模一样。”

五

2018年9月30日。

烈士纪念日那天，20多年没有提笔的陈军写了一封信，信的名字是《怀念我的烈士爷爷——陈自岗》。

这封信情深意浓。

“主要是真情流露，没有情感肯定表达不出来。”陈军端坐在桌前，从夜里9点多写到11点多，“有很多东西想表达，但又表达不出来。”

陈军沉浸在回忆里。他回想起父亲讲述的那些故事；回想起川陕革命根据地烈士陵园肃穆的场景；回想起刻着爷爷的画像。画面在脑海里一帧帧回放，他仿佛能看到爷爷。他落笔讲述，写着写着，眼泪忍不住滑落，浸湿了身前的一整张信笺。

“您参加红军走时，家乡一贫如洗，社会一片黑暗，而如今，家乡山清水秀，政通人和，社会繁荣和谐，这都是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，用生命换来的；您带着美好憧憬，满怀期望参加了红军，一走就是80多年，再也没回过，我虽苦苦寻找，但始终无果，直到两月前媒体寻人，我才知道您长眠的地方。您们不怕牺牲，却怕淡出后人们的记忆。请原谅我迟到的祭拜……”

陈军说，跪在爷爷墓前的那一刻，他感觉，心愿了结了。

2018年8月1日，陈军回到老家，将从爷爷墓前带回的一抔土，撒在了自家的祖坟地里。随后，他又赶到县城的照相馆，将翻拍的爷爷素描画像冲洗出来，装进相框，摆放在家里。

1933年，20岁出头的陈自岗跟着部队，一路跋山涉水行军到四川通江。在敌人的围剿之下，一路突围。年轻的生命最终停留在了四川通江。

85年以后，陈自岗烈士的英魂荣归故里。

“找到了爷爷，就找到了‘根’。”

2018年7月29日，陈军（左三）和家人在四川通江祭奠陈自岗烈士。

亲历者说

高天厚土，永难相忘

——追忆我的铁道兵战友武增宽烈士和他的家人

■乔 军

“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，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，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，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……”

每当听到《天下乡亲》这首歌时，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铁道兵烈士武增宽和他老父亲的面容。

1976年2月，我和武增宽等200名陕西神木籍的青年应征入伍，所属部队为铁道兵第6师。在汉中市的勉西经过3个月的军政训练后，于当年5月底进疆，补充到已在南疆线和静段施工的26团。

分兵是在吐鲁番戈壁滩上的一个兵站，风刮得连眼都睁不开，战友们泪眼婆娑，挥手告别，登上开往各自连队的大卡车，一路扬尘越过天山，来到和静县沟口到巴仑台一线约50公里的施工线上。

新兵下连后，我和武增宽不在一个连队。我在团部勤务连做测绘，他在11连架桥。因为交通不便，他偶尔来团部时，总喜欢到连里来看看老乡。闲谈中得知他写了入党申请书，积极要求进步。

变故发生在1976年9月21日。这天上午武增宽外出执行任务，在公路边搭乘我们团的一辆卡车，没想到途中出了车祸不幸牺牲，年仅19岁。武增宽去世后，26团党委遵照他的生前愿望，追认他为中共党员，上级领导机关批准其为革命烈士。追悼会后，我们将他安葬在了团卫生队旁的墓地里。

转眼到了11月初，组织上决定派11连指导员温海明带我返回陕西神木移交烈士遗物，并协助地方政府安抚烈士家属。临行前，团领导心情很沉重，反复嘱咐我们要按政策做好抚恤和善后，把烈士遗物带全，并特意交代路途遥远多带一点盘缠。

温指导员是辽宁人，从天山深处回陕北几千公里的路上，他一直在向我了解陕北的风俗和习惯，让我想想家属可能会提出哪些困难和要求。我知道，他是在为抚恤工作做准备。

11月11日，我们到达神木县民政局。梁怀珍局长热情接待了我们。看了公文后，他热忱地说：“神木是革命老区，从闹红以来就有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，请部队的领导放心，政府一定把烈士家属的抚恤工作做好。”

次日晚上，梁局长带我们一行到达离县城一百多里的中鸡公社。公社党委书记焦堂清等党政领导早已在等候。在公社会议室里，温指导员介绍了武增宽烈士牺牲经过和部队对善后工作的意见，梁局长就县乡两级的抚恤做了安排。

散会后，中鸡公社的通村大广播响了：“在活鸡兔煤矿干活的武增胜，你家里有事，请你连夜回家，连夜回家！”那时乡下通信不便，喇叭叫人是常事。

11月13日上午，我们在阿包塢村武增宽烈士贫寒的窑洞里见到了他的家人。面对摊开在炕上的两大包遗物，武增宽的父亲强忍着悲痛，用粗粝的大手一件一件抚摩着，眼泪无声地滴在烈士生前穿过的军装上，直到他把武增宽用过的一方枕巾捂在脸上时，才撕心裂肺地哭喊出声：“苦命的儿哇……”在场的人无不泪流满面。

我们再三询问烈士家属有什么困难和要求，武增宽的老父亲硬朗地说，“孩子是参军牺牲的，和战争年代的烈士一样受人敬重。南疆的铁路还没修完，你们回去后看部队上能不能叫他兄弟去一个替他修完这条路。别的我们什么要求也没有。”

看着家徒四壁、缺衣少食的武家亲属，我们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当晚，指导员和我留宿在武家，同烈士父亲和家人拉了一夜话，宽慰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心情。次日临行前，指导员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，“他们的生活太苦了，咱俩路上节约点回部队，把多带的盘缠和咱俩手上的钱和粮票都给他们留下吧。”我眼圈马上就红了，掏出自己不多的津贴，塞在指导员的手里。

下山路上，指导员和我不停地回头。望着远处山坡上向我们挥手告别的烈士父亲和全村的乡亲们，泪水一次次地模糊了我们的双眼……

1978年建军节，我在卫生队墓地最后一次祭奠武增宽烈士，随后便告别沉睡在天山深处的战友，辗转到野战部队和军校任职。每年清明在驻地烈士陵园祭扫时，总是想起当年散葬在南疆线上武增宽烈士的孤坟，心中倍感凄凉。

前不久，我偶然间看到了“寻找革命烈士后人”项目组推送的寻找武增宽家人的消息，由此得知由于1982年铁道兵被裁撤，我们部队的隶属关系发生变更，武增宽的家人曾经前往新疆寻亲未果，43年来一家人始终处于“失联”状态。

我还得知和静县委、县政府已经为牺牲在南疆线上的198位铁道兵烈士新建了庄严的烈士陵园。看着苍松翠柏陪伴的武增宽烈士墓照片，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在项目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我再次和武增宽的家人取得了联系，并得知他的老父亲仍然健在，阿包塢村也随着神府煤田开发脱贫致富，武增宽的侄子们已同和静县烈士陵园取得了联系，计划在今年清明节期间前去祭扫。

“天下乡亲，亲如爹娘，养育之恩不能忘，高天厚土永不忘……”悲欣交集中，过往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，我饱含热泪写下这篇文章。

（作者是原西安政治学院副院长）